

卷四十八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四十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文衡卷之四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
 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蘭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
 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
 嘆薈蔚之朝齊楚騷悲茅施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
 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
 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衷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
 辭者歟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
 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

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異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褻
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
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褻未獲進用於朝者
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除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
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
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
可比也九世孫鏞哀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
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為屈辱因高
帝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
助此四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為子植

黨以拒父也愚以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
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
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
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
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
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
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余不知
也

書袁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
之偏臯陶之削爪伊尹之無須康周公之斷楫仲尼之蒙俱
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射聲

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
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
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
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
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
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
時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
退休于家其子忠徹爲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撰
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
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卽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爲之反覆
化導期轉禍以爲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
心改行者甚衆然歟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
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千載之下求之廷玉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
廷玉言棄咎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
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
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貲之多寡
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
外集知以爲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此外集蓋板本大字上
下邊幅最高闊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
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

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
滿其邊幅以爲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
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
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
而全之爲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爲難
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豐縣令
蔡玘已爲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爲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
與之竝行也其後予官大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
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
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爲之往
來惋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爲松江華亭孫集藏于家有
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可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
亡也必矣豈不重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
本所錄蓋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爲全集所寫雖未能
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
再自北京 扈從還京師入見
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
蓋尤爲至寶之物旣珍襲而秘藏之以此錄本旣得之不易
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
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
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陝州時以
事逮至 京事不白公卽爲 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

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卽命拔去之池水爲之赤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輿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爲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旣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獨傳此異事事之

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鯉舉於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啓墓銘讀于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梁潛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良生毅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毅賣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卽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卽位之明符纂修

高皇帝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叅政旣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

皇上欲數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譖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譖俾

藏于家云

題羅氏承恩卷

楊溥

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己丑

太宗皇帝北巡命

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爲民公顧其子尚幼而母夫人墳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辭意懇切

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開羅氏軍籍於是母夫人墳墓有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

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關感念曩昔

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予議於後嗚呼

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繼覽國時裁決庶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况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導鳩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

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覃被萬方禮樂之教垂裕後世而公寔以保傅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京篤念國恩不忘願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是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

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眾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肆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負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
贊竝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
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
云

書宋岳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岳山甫家傳後有元文
宗時龔璠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子敬云公孫彥啓以
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采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闈不
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
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爲學士制使何不立附
傳干理廟實錄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
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文炳命李磐取宋實

錄等五千冊比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非錄邪元回翻
欲修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詹素
請始詔修之命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摭缺遺彥啓名迪公四
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符姚
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止誼僅比陳
壽三國志為三史廉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
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錄若遼金則陳極
子經通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爲正統而分注二國記年於
其下矣嗚呼夷狄入主中國實開闢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
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洽有以宋
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
令方持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寶藏侯

時以獻

晦庵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溫州捨田蓋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令徐嘉論鼎子汾與宗室令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者呂頤中率賓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僧舉朝悉秦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曹病言水漲詔決之檜陛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高宗應便改除之繇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轎其勢頽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謂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勉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鼎之旁之驗乎若檜之外藥燬墳堪其滅濁淫黷矣足道哉

題顏氏三節婦傳後

王直

右顏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穎撰載節婦死事甚詳嗚呼誠可謂偉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者雖婦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詩之二南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君德之淺深非可以苟焉者也元有天下幾百年以夷狄之風易中國之俗而夫婦之倫尤為本壞其平居逸處不知有別者多矣况於喪亂之際乎獨當時

士大夫家詩書傳習之久確然不爲所易然亦鮮矣有如顏氏三節婦者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者矣况可以淫僻道之哉此予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敬守節婦蕭之子也示予以此傳故題予之所感者如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赤壁圖後

王直

東坡先生謫黃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邃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償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絕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况李定輩邪先生雖爲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清忠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矣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予於

定輩亦云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爲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託幸矣况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爲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

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
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
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雖成於王方
贊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贊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
利百三十四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
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
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盛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爲
宇文融皇甫鎛之徒其尚監于茲哉

題卻封禪頌藁後

右卻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夏穆胡公作也昔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
盛隆則必舉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

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 聖德神功古無與比而封
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舉行之
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
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
爲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
行之美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爲百王之明監
作此詩以獻

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
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
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爲說此爲邦者所以遠
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醇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

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壻尚寶丞宋懷以此
豪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爲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
哉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九

題跋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陳敬宗

此貢泰甫爲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
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
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
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
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
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
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汨汨如
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爲之主且欲原功察
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